大自然（组诗）

★蔡同伟

·蜜蜂

春风引

只宜远观和凝望

水晶般的容颜

一棵树的春风

快乐之门

在九曲城头

一场未散的电影

章柠檬/文

电影的开头是1988年的春天，一群“红领巾”在老师的带领下，叽叽喳喳地走进温岭人民路的电影院。那时没有校服，花花绿绿的妈妈牌毛衣，不仅展示着妈妈们的手艺，反映了各家的生活条件，也让孩子们的个性一览无余。领口、袖口钩上小花边的，是走淑女路线的；胸前背后织小白兔、小花猫的，属于活泼可爱型的；有的被家长强迫戴两只长袖套，更狠的还要在孩子膝盖处缝两块厚实布的，大都是男生。但不管怎样的千姿百态，有一样是相同的，孩子们对“看电影”的兴奋，无法控制的雀跃、打闹，让老师至少要强调三遍纪律。

说也奇怪，灯一黑，屏幕一亮，噼里啪啦翻木椅子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在那个娱乐生活相对贫乏的年代，电影是完全可以控制住孩子好奇心的。那时，学校包场的大多是抗日题材的爱国影片，《血战台儿庄》《地雷战》《飞虎队》等，宽银幕、无3D，可以说没有一个特效镜头，但孩子们看得是真入戏呀！放到咱中国人被欺负的画面，能听见一片嘤嘤的抽泣声，等到向鬼子开枪的时候，男生会激动得忍不住站起来喊“冲啊、冲啊……”当然，在看《斗鸡》《站直了别趴下》《没事偷着乐》等喜剧电影时，电影院里会时时被笑声轰炸。

那时，没有新式的爆米花，没有奶茶，瓜子是进电影院的首选，孩子们的文明程度也远远没跟上快乐程度，“嘎嘣、嘎嘣”的嗑瓜子声和空气中飘散的五香味，都是电影院里必不可少的美妙气息。更好玩的是，电影快结束时，孩子们会争先恐后地跑到二楼，在放映室射出的那束光下，用力往上蹦并伸直手，好多手影就会在大屏幕上挥动，挥得越起劲，笑得越起劲，直到放映员开骂了，孩子们这才满足地完成了一场电影的旅程。

是的，那年我也在这群孩子中。我不仅迷恋电影，也迷恋电影院门口的滑滑梯。说是滑滑梯，其实就是大台阶两侧的扶手，不过这扶手足有一屁股宽，3米来长，花岗石的，还算光滑，于是屁股下的这项运动就此风靡。这看似简陋的“滑滑梯”，火爆程度用现在的词形容，就叫“网红打卡点”，当年哪个孩子没在这里打过卡呀。但这毕竟不是真正为孩子们设计的，“滑滑梯”下面是兜不住的，玩得好的可以勉强站稳脚，技术不好的，回回将屁股撞在生硬的水泥地上，老疼了。尽管这样，还是有小孩子排着队地滑，循环式地跑上去、滑下来，坐着滑、斜着滑、躺着滑，边揉屁股边滑，满头大汗地在上面消耗使不完的体力……这可是我们童年唯一的“游乐场”。没过几年，花岗石台面硬是被孩子们改造得如大理石般光滑，那可是我们用一条一条磨破的毛线裤换来的。

等上了高年级，学校就会安排我们在晚上看电影了，那就更带劲了。那时作业不多，抄作业是常态，一张数学卷子，只要我们合作无间，10分钟就能搞定。省出来的时间当然是留给看电影喽，平时攒下的零花钱也一并带去潇洒一回。晚上的电影院门口如同赶集，小卖部里、书店里人头攒动，卖茶叶蛋的、糖葫芦的、五香花生的、甘蔗的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男女老少不管看不看电影都往那儿凑热闹，电影院门口瓜壳果皮一堆又一堆，谈笑声一浪高过一浪。那时的电影院，应该是整条人民路、整个太平县能量最高的地方。

夜场电影其实还有一道神秘的风景，那就是恋人们上演的各种桥段。在那个没有手机、没有BB机的年代，约会跟用暗号接头似的。你看书店里一直捧着《知音》东张西望的小伙子，那一定是在等刚介绍的对象。你再看电影院门口拿着两张票、手里再握一份报纸的女孩，难道她等一下要边看电影边读报吗？等人呀！懂吗？我们这群学生在看电影的时候，也会偷偷瞄向“一对对”，在那个不能光明正大撒狗粮、秀恩爱的年代，他们的稍许亲昵都格外引起别人的注目，何况是没见过世面的孩子。我们会因为在这幽暗的光线下看见他们“过于靠近”了，而发出阵阵窃笑，还特别爱使坏，故意在他们面前多穿行几趟，就想让男的心里的“小九九”使不成。

再长大的我们变得淘气了，学会了逃票，当然这种事不是每次都能成功的，不仅要看时机，还要看运气。那时候看电影的人比现在多太多了，检票高峰期的时候，通常是人挤人，这个时候个小的孩子很容易被“挤”进去。还有，你可以等到快开映的前几分钟，检票员走了，但门还要留一会儿，你动作要快、姿势要帅，只管往里冲。就算逃票进去了，中场也会碰到查票，你得提前往边门的厕所开溜，有时只需要在厚厚的绿帘子下躲会儿，又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场了。当然，好朋友之间的默契配合是逃票成功的关键。这种刺激与快乐，只有那时的电影院、那时的神仙友谊能给。

我们还当过“倒爷”，倒的就是电影票。尤其是那种热门电影，学校里只要发票了，我们就开始盘算着把票给卖了。电影院门口有个售票处，窗口很小，小到连头都探不出来，窗口外时常会排起长队，我们就大胆地在队伍中寻找合适的目标。一般很容易出手，因为当时的票价只有5毛钱左右，一些性子急的人或带朋友过来看的人，还会多付我们钱。能让我们抗拒电影诱惑的，不仅是可以集体开溜去吃冷饮，还有当“倒爷”的得意。

最后一次在人民路电影院看电影，是1999年，影片是《泰坦尼克号》，票价20元。

后来，再没去过电影院。后来，电影院也拆了，整条人民路都要改建了。现在，我偶尔会带孩子去各大豪华的影院看大片。现在的影院门口真是干净呀，找不到一张纸屑，连同看电影的热闹也收拾走了。

对温岭电影院的回忆，是一场未散的电影，你留恋于过往的每个镜头，你还在情节中找自己的影子，你还在看，电影还在继续。

三十年前的春天

耿艳菊/文

风渐渐柔和，以为天从此就暖了，美美地找出鲜亮的春衫。谁知，上了一天班，傍晚归家，起了风，温度豁然间低下去。冷得瑟瑟发抖，裹紧衣裳往家走，有几分狼狈，心情却没有沮丧，竟不由得笑起来。

笑什么呢？笑自己的天真和孩子气，数十年来也没有被光阴改变。

三十年前的春天，也是这样子。阳光暖暖的，热气像绿绿的春水荡漾，仿佛春天在用隆重的热情包裹着人间，可是一转身又变了样子。

那时我十来岁，爱美的小心思像春天的嫩芽一样盎然。而二十岁的姑姑就更不用说了，每天都对着镜子照好几遍。她早早地为自己做了一套美丽的春衫，布料是到县城里精心选的，款式是按城里流行的样式剪裁的。姑姑疼我，也为我做了一件亮丽的春衫。姑姑孝顺，为奶奶也做了一件新衣。

一个明媚的春日，我穿上亮丽的新春衫，欢呼雀跃，蹦蹦跳跳。姑姑也美美地穿上了她款式新颖的春衫，我们俩在满是莺啼的清晨拉着手欢欢喜喜地出门，我去学校，姑姑去她的裁缝铺。

任奶奶抱着我们的棉衣在身后又骂又怒又苦口婆心，我们就是不回头，留给奶奶一阵阵笑声。奶奶无可奈何地叹气，絮絮叨叨地说，不知道倒春寒嘛，一下子春暖花开哪是容易的事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

没想到，下午果然就变天了，阳光不见了，变得冷飕飕起来。放学后，我第一个跑出教室，想赶快回家加衣裳。还没到学校门口，我就看见了姑姑，她又把棉衣穿上了，手中还拿着我的棉衣。姑姑不好意思地看着我，我们俩不约而同地笑起来。

回到家，奶奶并没有笑话我们，她忙着给我们炖了一锅热乎乎的汤驱寒，只叮嘱了一句：以后得听话，可不许这样了。

姑姑却唠叨不停：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你奶奶说得对，春天哪能说来就来，也太随意了，记住啊，所谓好事多磨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和我缝衣裳一个道理，要多折腾几回，多下功夫，才能把衣裳做得美。

可是，每到春天，我们就会忘记奶奶的话，调皮任性，早早地穿上春衫，迫不及待地要甩掉冬日的厚重黯淡，年年在春天的反复无常里迎接真正的春暖花开。这些年来，经验总该有了很多，可认知上一点儿也没有长进，对美的盼望还是一如既往。

乍暖还寒，是春天的性格，也是所有美好事物的底色。真正暖和的时光，真正花开似锦的春天，真正春衫薄一身轻盈的春天，还得好几场暖风吹呢。一场一场的暖风吹，才能唤醒沉寂在幽暗处、泥土里的生机，才吹来了春天。正如这世上的美，不管是哪一种美，都是要在时光里修炼的，不会那么轻易，那么无缘无故属于谁。

如我对于美好事物的追求和执着，多年如此刻，天真如孩子，现实不会让其蒙尘，光阴不曾让其褪色。

春雨梨花

马庆民/文

春雨如丝，飘飘洒洒、淅淅沥沥下了一夜。清晨起来，发现片片冰清玉洁的梨花被雨打湿，零落满地。我不禁感叹，梨花在春光里静静地开，也静静地落，落下的不仅仅是花瓣，也是片片时光。

望着白茫茫的一地梨花，倏忽间，心情就沉重起来，伤感起来。因为我知道，梨花落时，清明将到。

十年前，外婆走的时候，就是这样一个细雨纷纷、梨花满地的清晨。

外婆在世时，特别喜欢花，万紫千红中，尤爱梨花，所以她每年都会栽梨树苗。外婆栽下的梨树，粗的细的，高的矮的，占据了整个小院。春天到时，树树梨花盛开，如云似雪，如梦似幻。

梨花开时，外婆就喜欢坐在树下的小板凳上，痴痴地等着我回去。每次一进门，就会看见她颤巍巍地站起来，脸上堆满笑容，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掏出用手帕包裹着的糖果、点心，用那双热乎乎的手和那颗滚烫滚烫的心，温暖着我的整个童年。

虽然外婆有四个孙子，但唯独对我疼爱有加。一个原因是我从小嘴巴甜，常说些外婆爱听的话。另外一个原因是我父亲去世早，母亲一个人拉扯我们哥儿俩非常不容易，所以外婆总怕我们受委屈，自然是给予更多的爱与呵护。

外婆虽然不认识多少字，却很关心我们的学习，经常对我们讲，一定要好好读书考军校，她说她最喜欢看我们能穿上军装的样子。好多年后，我才懂得，外婆喜欢我们穿军装，是因为她想从我们身上看到早逝的外公年轻时的样子。

记得中学住校时，我看上一套书，因为价格不菲，不敢跟母亲讲，便偷偷告诉了外婆。我也知道，外婆的日子不比我们强，并没有能力买给我。就在我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时，突然有一天，外婆跑到了学校，塞给我一卷皱巴巴的钱，笑着说：“我卖了几棵梨树，给你换来买书的钱，快看看够不够？”后来，母亲告诉我，哪有人会买她的梨树啊，不过是那个夏天到秋天，外婆起早贪黑，拼了命地拾麦穗、找花生、挖红薯……换来买书的钱。

那时，我经常向外婆许诺，“等我有了出息，一定好好孝敬您。”外婆满是皱纹的脸上，总绽放着无比灿烂的笑容，“好，我等着！”

后来参军去了东北，每当大雪挂满枝丫，我就会想到外婆院子里的梨花，就会格外思念外婆。那年春天，我去参加学员苗子集训，为考军校做最关键的冲刺。外婆告诉我，在梨树下许愿，是特别灵的。所以她会在梨花盛开时，为我许下最美的愿。

成绩出来后，我迫不及待地想告诉外婆，她为我许下的愿望实现了。但母亲沉默许久后，才告诉我，外婆已经走了，就在清明节前，院子里的梨花落满的那一天。母亲告诉我，因为外婆担心影响了我学习，嘱托大家千万不要告诉我。

仿佛一瞬间，我明白了生命中没有什么来日方长，有些人也经不起太长的等待。花落了还会再开，而人去了，就永远没有机会再去兑现诺言。

所以每逢春天，梨花开时，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外婆。有时候，我觉得外婆和我仿佛就隔着一树梨花，她就坐在那棵树下，还是原来的样子。可我就是看不清，怎么也看不清！

我知道，那双手我再也摸不到了，手帕里包着的糖果，我再也吃不到了。我只能远远地望着她向我招手，冲我微笑；我只有流不完的眼泪，与这清明的雨水融到一起，伴着纷纷扬扬的梨花，随风飘落。

春雨中，梨花开了又谢，岁岁年年。但落在我心里的春雨，温润甘甜，开在我心里的梨花，永远也不会凋谢……

地址 横湖中路161号　邮政编码 317500　广告发布登记证 温市监广发3310078号　由本报照排　温岭市邮政局发行　投递、投诉热线 86142666　打击虚假新闻举报电话 86144005　值班编委 李淑敏